

明高僧傳卷第五

千五

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二十七人
附見七人

南宋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

慧

能南
堂
誥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

黃集
釋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

智
策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也自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乃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十二

海印
隆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十三

雪宣
持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十四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十五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十六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十七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曼傳十八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十九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二十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

慧能
堂誥

過出家依慧目能和尚未幾疽生膝上五年
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遂感異夢旦
即捨杖趨履仍前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
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
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

十五

二

至是始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辨
宏放衆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謂曰
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黨
能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
南遊禪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
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
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
覺罔對於是夙夜參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
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
付兒孫悟未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

作麼生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
山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
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
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
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衆
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曰覺華嚴云
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
見甚麼人覺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覺曰血滅梵
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
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驗得
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直
須識取把鐵人莫道駕鷲好毛羽
系曰覺華嚴既於講席有聲南堂過而稍施

提勉便能罷講南遊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豈不駿哉至爲圓悟頂門一錐雖然魂飛要且命根未斷尚依識見呈偈遺圓悟一喝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憇古爲人師者必俟學者寒灰餒發絕後復甦方肯點頭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今人纔見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焉稱賞不亦彼此皆瞎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其誰乎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爲良範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二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呼石頭和尚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啓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華能誦遂棄家投大隨和尚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公用回手不釋鉢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碓磕明日碓

磕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悶然設禮願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念參究義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鎚火光迸出忽然徹悟即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破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爲雜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你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

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

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僧有甚勝你處你有甚不如老漢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系曰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儻且拙學佛之志

既銳且勤始而迷則眸子如育後而悟則通身是眼至於說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得非能者復起耶苟使其居讀五車出窮三藏又烏有一錙而火光迸出之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愈起學固博孰益葑古人斥爲雜毒入心良有以也於戲世之錦心繡口之士文龍義虎之僧能爲昌黎子之虛心周金剛之自返胡慮油不出麪道不我親哉所以追風逐日者非駕駘之足訶佛罵祖者豈鄙陋之夫或膠錮於見知桎梏其比量又莫若

頑璞之易琢也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三

釋居靜號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徃謁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

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瞿然曰這小廝兒靜珍重便行後出世住東巖嘗謂衆曰叅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須

要行鳥道玄路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摧邪顯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彙床子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又偈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會得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四

黃榮祥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羣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參黃蘖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

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

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
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癢世醫拱
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
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
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

十五

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

曰你又說禪也光即大悟慧即撾鼓告衆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
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

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比斗洪波浩渺

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名喧宇宙道
洽繙素出住教忠辯香爲妙喜拈出其爲知
本也歟

系曰凡爲人師者須具二種法方堪坐曲录
牀一先明己眼二鑒機病源若已眼未明白

尚施枷帶銷胡能爲人解粘去縛不識病源
未免儒醫殺人之陋所以久依爐鞴不能脫
胎成器者非學人之罪也爲學者亦須具二
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頭一不自知足
二死後復甦若易知足必以魚目爲珠若不
死後再甦則生死命根不斷所以久入選佛
場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
喜一生不自肯晚登川勤之室直階華嚴七
地不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參禪未曾大死
一番苟非妙喜屠龍之手而不珍魚目者幾
希故遭振威一喝直下喪身失命便能對衆
作蟻蟲大乳豈不快哉嗚呼世之靈利漢
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狂子失心而不可
療者多矣曾未服醫父起死之劑且急欲爲
人指迷不亦謬乎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五

釋道顏號兀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參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於慧方大悟徹於是

十五

八

聲光遐溢黑白咸被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孫蠱臼曰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

顏曰亥沙和尚顏凡所說法大槩簡易如此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六

釋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五因聞遺教經忽省曰幾爲儒冠誤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

期需笑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爲大僧徧叅名宿歸里結庵羨峯三年嘗以即心即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興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爲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詬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乃鳴鼓訐其爲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既爲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正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箇勞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

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頂門堅亞摩醯眼肘
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却符趙州東壁掛
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
稱具眼宗匠云也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七

釋道謙本郡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
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
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
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了矣將辭友人宗元叱
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
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
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
得并圓悟妙喜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遂
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
承當曰何爲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

駄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
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
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
子這回自別也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八

釋清旦號慧通蓬州嚴氏子也初辭親愛即
嗜空宗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日切乃腰
包出闈擬投叢席時大漏泰和尚住德山謁
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
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
十五
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旦聞平生疑礙釋
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
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旦曰
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曰三腳驢子弄蹄
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

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推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誇先師好旦之門庭嚴肅機語峻利是故學者多難泊焉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九

釋行機自簡堂郡之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丰姿挺異才壓儒林少棄妻孥勤學出世精窮竺典逸貫三乘竊欲離言單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之道價擔登相依稍觸鉗鉏密有契證因住莞山而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日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有聲忽大悟平昔礙

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曳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聞者無不絕倒叢林至今稱焉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表自

釋仰安未詳何許人氏穎異超羣幼年舍俗既圓顧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芻泰爲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底聾安即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

白紙此自何來安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廝踢有

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爲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麼生安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寶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說箇甚麼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字安曰莫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恠得恁麼活頭

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薰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聲播四方而不屈爲奉使命未幾出主靈巖衲子輻輳拈椎豎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一

智榮

釋寶印號別峯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第七史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徃聽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等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徃省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

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
然後出奉詔住雪實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
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
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
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

十五

十三

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
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
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
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
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

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生死
之際此爲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
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
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摸不著而
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子以
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溝
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
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
句祖宗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
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

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經賜師命作叙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徃見智策禪師決別策問

十五

十四

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

夜鷄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閨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謚曰慈辯塔曰

智光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十二海印

隆

釋諱才號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爲驅鳥弱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憚邇扣勞逸弗介一念力參首謁海印隆公於大中偶見老宿達道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

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未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參至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祇

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一日竊觀隣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嗚剝剝是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大悟擲隣僧即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初住上封屢遷名刹詞河辯海潮涌波騰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涘也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十三雪實持

釋妙普號性空漢州人未知姓氏久依黃龍

死心密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慕船子遺風抵秀水結菴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咏嘗賦山居詩云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示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板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歎曰衆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徃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孰當爲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愧之過役我以壽則陰

陽之失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里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飲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者普之惠也僧問既見佛爲甚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

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

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

餒魚鱉胡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普笑曰遲

兄證明耳偏告遐邇衆集普示法要說偈曰

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墳撒

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音船子和尚高風

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趺坐盆中

口吹鐵笛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普去塞

其水洞漩衆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

住歌曰六十餘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

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

斷尚聞笛聲嗚咽於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

空而沒衆號泣競圖像事之後三日見於沙

上趺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

如寂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青龍

十五

十七

卷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十四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

莊肅幼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

月度爲大僧謁真淨文機不諳時靈源分座

雲居扣之源稍加痛劄負已解妙入經論

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經旨相表醉

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

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

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

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爲汝累由是聲

譽四馳道欽七衆政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

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時這箇

壞也不壞詰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

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

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十五

釋道震號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遷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辭

謁丹霞淳與論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曰子徹矣遂爲印可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黃龍衲子散子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師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衆望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爲護佛法何謝之有况我與之素昧平

生於是主事憲退故仲溫曰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噫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十六

釋法一號雪巢即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聲洪氣偉具大人相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願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沙門也願弗奪其志未幾慈覺歿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願弗克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黃龍衲子散子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師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衆望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爲護佛法何謝之有况我與之素昧平

於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高臥煙霞長嘯深翠處世而忘世也一日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乃入龕趺坐別衆而逝塔于本

山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十七

十五

十九

釋普交郡之萬齡畢氏子也幼穎異卓倫不泥塵滓惡喧嗜潔儼似衲僧未冠得度五夏無虧首謁南明聽習台教偶爲檀信修事懺摩有人問曰師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言自懺罪性何來若爲他懺他既非汝烏能爲懺交罔不能對大慚易服逕投泐潭足纔踰門潭即呵斥交擬申問潭即拽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便喝交豁然頓悟顧乃

大笑潭下繩牀執其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拓開潭亦大笑於是名聞四達學者宗之後歸桑梓居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開法恐其遯去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上堂曰拙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左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者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去也凡見僧來必叱曰汝榔栗子未擔時我已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源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骨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拄杖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縫昨宵風動寒巖冷鷺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然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於本山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曼傳十八

釋道曼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興化蔡氏子也母夢吞摩尼珠遂姪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趣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稍壯宦學大梁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徧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鴻山詰禪師無所入謁泐潭乾公具陳所得潭不爲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噓曰會麼曼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便喝機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曼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曼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于灌溪遷圓通以符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

會請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長咸被其法澤未詳厥終

紹興府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十九

釋瑞仙會稽人幼纏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家會試經披剃精習大小律藏至戒

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衣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處來曰兩浙東越鑑曰

東越事作麼生日秦望山高鑒湖水闊鑑曰

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
猶是業林祗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
打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于慈氏
嘗問僧三箇橐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
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你等向
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
者終于本山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二十

釋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頴
俊逸倫儕輩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
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閩適會王山
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其同舟
策往廬山削髮不易舊名首參死心不契依
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苦苦
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

音釋

昕許斤切聲乃禮切截昨結切辱呼古切
音欣音零音截音截辱音虎

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
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
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
風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著
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爲擊
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
乃故曰老老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師聞
述偈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寶難酬
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菴
於武寧匾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
十五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明高僧傳卷第五